



艺海拾贝

丰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

I04/3

艺海拾贝

春秋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74800

674800

装帧 麦荣邦

艺海拾贝

秦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1 字数 175,000

1962年第一版

1978年5月第2版 1978年5月第3次印刷

书号: 10078·2122 定价: 0.62元

目 次

新版前记	1
核心	6
鲜花百态和艺术风格	13
“果王”的美号	16
菊花与金鱼	20
鹦鹉与蝴蝶鸟	24
并蒂莲的美感	26
惠能和尚的偈语	29
鲜荔枝和干荔枝	33
虾趣	36
《最后的晚餐》	39
茅台、花雕瓶子	42
河汊错综	46
细节	50
数字与诗	53
画蛋·练功	55
秘诀	58
哲人·小孩	61
象和蚁的童话	65

奇特的文学梦境	68
知识之网	71
两代人	77
蜜蜂的赞美	81
鲁班的妙手	84
南国盆景	87
巨日	90
蒙古马的雕塑	93
高高翘起的象鼻子	97
幻想的彩翼	102
北京花房	106
《醉了的酒神》和《睡着的爱神》	111
一幅古画的风味	114
英雄手中的花束	116
镜子	119
毒物和药	122
广州城徽	125
“邯郸学步”	128
独创一格	131
变形	134
酷肖	137
巧匠和竹	140
在词汇的海洋中	143
民族语言的热爱	148
譬喻之花	151
叠句的魅力	155
车窗文学欣赏	158

鹤哥的一语	161
神速的剪影	164
京剧译名	168
“一字师”	170
“狼吞虎咽”	172
放纵和控制	176
粗犷与细腻	180
眼睛的奥妙	183
小羊的刺激	185
两只青蛙	188
摔坏小提琴的故事	191
“上味”	194
笑的力量	197
艺术力量和文笔情趣	202
爱友·诤友	208
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	212
掌握语言艺术 搞好文学创作	217
辩证规律在艺术创造上的运用	224
跋	237

新版前记

在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清算了他们一伙推行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之后，《艺海拾贝》也和其他许许多多书籍一样，重见天日了。

新版的《艺海拾贝》和旧版的有什么不同呢？回答是：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是重版的性质，各篇文章，大体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只是，修改订正了一下，若干不恰当的字眼，删改了；个别篇章，筛掉了，因为过了十多年之后重版，总有些地方要改动。另外，又加进了四篇新写的东西。旧作都是在六十年代开头的一两年写成的，每篇篇末没有注明写作年月。新加上的几篇，则加上写作的时间，作为区别。

我在六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些经常动笔写点文学作品的人，常常碰到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经历很丰富，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写它。”“我知道一些很有意义的生活素材，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写得比较生动、精彩。”也还有些人这样说：“我在学校里面教书，但是语文课不能和政治课完全一样，只讲政治道理，不讲文艺特点。你们最好能多写几本这方面的书，让我们参考参考。”有些人说得更不客气：“你们应该把写作经验告诉旁人，不要自己知道了就算，尽装在肚子里。”提这些问题的人分属于社会上多种多样的行业：工人、农民、渔民、医生、飞机驾驶员、战士、教师、学生等

等。“怎样把文艺作品写得比较生动精彩？”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得不多。但因为自己终究从事写作好些年了，工作上的需要又驱使自己经常注意这方面的事物，这样，比较起某一部分人来又可能知道得稍为多一点。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觉得好些文艺理论文章比较枯燥，读起来兴趣不浓。我就想：世间既可以有《趣味物理学》《趣味天文学》，以至于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一类的书，我何不把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文学表现手法的道理，通过谈天说地，漫话随笔的方式写成本比较有趣的文艺理论书籍，以帮助初涉文学领域的读者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起初只是尝试写几篇，经过当时《上海文学》编辑部的热情鼓励，终于一篇篇地写下去。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一本书。

我觉得为正确思想所贯串的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应该占有它的一席之地。有的人以为知识性、趣味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未免太抬举资产阶级了。难道只有资产阶级有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无产阶级就没有自己的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事实上，有错误的“知识”，也有真正符合于客观实际、是三大革命运动结晶、体现了客观规律的知识；有资产阶级的趣味，也有无产阶级的趣味。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极其严肃的经典著作中，不是就穿插着许多妙趣横生的文笔吗？这种文笔，难道我们不可以学习一下？我以为重要的是——一本书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拉社会后退？是对人民的精神生活起健康的作用还是起腐蚀的作用？如果是服从于前者的作品，其中若干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也是好的，而且可以更好地为前者服务。形象的描绘和记叙、生动的譬喻和形容、阐发道理的幽默、剖析事物的本质，只要总的方向是对的，都可以产生健康的情趣。如果笼统地反对知识性、趣味性，那么，请问：难道无知性和枯燥性倒是好的吗？或者，一味讲究“庄重性”，就行了吗？

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初付印后，在上海、新疆等地一共出版了约莫十万册。我收到各地工农兵读者不少来信，表示这书对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同时，我也听到好些朋友的警告：“谈艺术技巧是最危险的事，你为什么写这样的书？”“谈政治才保险，谈艺术技巧？你走着瞧吧！危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受到了批判。在新版出书的时候，一定有些读者想知道我对批判的态度如何。这里我也应该简单地交代一下。第一，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场极其深刻的整党运动，很多干部都要在群众运动中受到审查和考验。有些批判是为这个创造条件的。我并不把所有的批判都当做是科学的结论。反正审查后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并将更加奋发工作就是了。第二，万恶的“四人帮”插手破坏本来具有极其严肃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把水搅浑，乱中夺权。他们抛出了反动、荒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十七年”的老作者统统打成“黑线人物”，这是他们罪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阴谋层层影响下产生的一些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的丑恶事情，造谣诬蔑、构陷中伤的勾当，我对它只有愤怒和轻蔑。第三，批评中一些好的成份，我加以吸收，在新的版本中据此作了若干的补充和修改。

从前在断续写作书中各篇文章的时候，总是着眼于“怎样描绘事物”这一方面，因此，谈状物写照，生动传神，谈用词遣字，布局剪裁，谈“似与不似之间”，谈节骨眼上的细致加工等方面的事情很多，谈以正确的政治思想统帅技巧，深入革命斗争生活这方面，就显得少了。这是旧版本书中的一个不小的缺陷。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文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一个写作者。写作，也是为的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

是我们探讨一切艺术问题的出发点。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这个道理是严肃不过的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我们的文艺作品，要起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我们要树立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宣传共产主义风格，为一步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产生它的土壤而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作者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以正确的政治思想作为作品的灵魂。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论艺术技巧的。掌握艺术技巧，也无非是为了使我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量，更好地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罢了。

这本书里，谈到了好些“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是吾师”的道理。应该说明一下的，这里指的是技艺，而不是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问题上，决不能东去采一点，西去采一点，象鲁迅所讽刺地譬喻过的，如果和燧人氏合伙开饭铺，煮出来的只能是半熟的东西。但是在技艺的问题上，在艺术表现手法的问题上，我们却的确应该博采众长。这本书里除了引述革命先驱者的话以外，也还谈到郑板桥、齐白石等人，谈到巴尔扎克、契诃夫等人的言谈作品，谈到旧戏、水果、蜜糖、菜式、鲜花、金鱼等等事物。这决不是说，我们要去崇拜这些人物，也决不是赞扬什么旧戏，或者鼓励人家去大吃大喝，种花养鱼等等，它不过是借用这些人的话，或者某一种事物，来说明某一艺术表现手法的道理罢了。这正和聪明的纺织女工，去看一个个挡车工的操作，集中她们的长处，就能够成为出色的巧手一样。她向每一个挡车工学习，只是学习她们的某一项技艺，并不是学习她们每一个人怎样读书，怎样恋爱，怎样吵

架,怎样穿衣服的一切方面。这样说明一下,文章不免长些,但长些比引起误会要好一点。

本书所谈的,不过是自己在学习和写作过程中的一得之见,不一定很正确。甚至可能还有错误。说句老实话,象这类书,它所能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聊供参考”罢了。

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让我们紧紧记住华主席为《人民文学》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我永远不会忘记华主席的题词在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所召开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宣读的情景,那时,掌声如雷,大家眼光里都闪耀着欢乐、希望、兴奋的神采。来,让我们文艺工作者都来好好努力,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而奋斗!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北京

核 心

世界万物,看来都各有它的核心。

从最小的东西讲起吧!一粒原子,有它的原子核。核的重量很重,而围绕着它的电子则非常之轻。原子核万一在特定条件下破碎了,原子也就不存在了。物质的重量基本上在于无数的原子核。

一颗小小的细胞,也有它的“细胞核”,这也是它的“重点”,围绕着它的是细胞质和包在外面的细胞膜。从构成生命体的一粒粒肉眼难见的细胞到一枚鸡蛋,一枚鸵鸟蛋(它们虽然是巨型的,但实际上也各各是一个细胞),构造都是这样。

一枚枚果子,也各各有它的“核”。许多果子,果肉都紧紧围绕着核,尽管核有大有小,有的一颗,有的多颗。它看似平常,实际上果子的繁殖,长成新株,发叶开花,全依靠它。

一个个生命体也仿佛有它们的“核”,这就是它们的心脏。别的地方受点损坏犹可,心脏遭受创伤就意味着致命。失去了一肢,生命体有时仍能够存活,心脏被刺了一下,生命也就完了。

地球也有它的“核”。地核较之“地幔”、“地壳”,有它的特殊的重量。地核中心点延伸成地轴,支配着地球的自转。

甚至太阳系也有它的核。太阳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各个星球的“核”,太阳系的各个星球,围绕着它旋转、运行。

太空里许许多多的太阳系还有它们更大的“核”没有呢?在

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太象一只只渺小的蚂蚁了，就暂不去谈它吧。

但是仅仅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核”。

回到我们的文学创作的问题上来吧！既然任何事物都有“核心”，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呢？

这核心就是思想。各种元素的原子各有它们的“核”，各式各样的作品也各有它们的核。好的作品有好的核，坏的作品有坏的核，“中不溜儿”的作品有“中不溜儿”的核。

也许有人以为人物是“核”，我以为不是。许许多多文学作品自然都写到人物，但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如此。某些杂文、散文，某些抒情诗、田园诗、哲理诗之类，并不塑造人物，并不出现具体人物。你不能够说它没有“核心”，思想就是它的核心。

可以有不出现人物的文学作品，但是不存在没有“核心”的作品。

塑造人物是表达这种中心思想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那种提法（即使单纯从学术观点上来谈，暂不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勾当），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手段，但它毕竟只是手段之一。那道理，正象我们反对“米、麦是人类唯一的食品”的错误提法一样。我们反对这句话，并不是我们反对吃米吃麦。相反的，我们也许天天都在吃米吃麦。

再回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吧！思想是核心，是灵魂。一篇小作品也好，一部巨著也好，不管它有多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的情节、精彩的笔墨，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不够好以至于很坏的话，这样的作品也就大大失色以至于糟透了。没

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象没有灵魂一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以都很重视文学，就在于重视文学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以情移人，能发挥思想教育的功能。恩格斯有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以及这种思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方式。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强调了革命文学的思想性。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毛主席说：“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古代的人们也多多少少知道，文学尽管有它的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核心毕竟是思想。“诗言志。”“言者，心声也。”“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这一类的话，都在若干程度上接触到这个道理。自然，历代的人们站在他们各种的阶级位置上，各自受他们时代的阶级的限制，他们所指的思想不一定是进步的，甚者还有反动的，但是在“文学总要体现思想”这一点上，他们说的也并没有错。

也许有人以为历代有些作品的思想是模糊的，或者矛盾的，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思想。其实模糊的思想，自相矛盾的思想，以至错误、反动的思想，也都各各是一种思想。用果子的核来比喻，好的核固然是核，干瘪的、腐烂的、子仁被蛀食了的“核”，也

各各是一种“核”。问题是我们要求好的核，不要坏的核罢了。

唯其这样，进步的作家，必定具有进步的思想。一味在那里讲究词章，讲究文采，而思想贫乏以至错误的人，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历史上，“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些平白如话，而又表达了群众心声或者阐述了深刻思想的诗句，可以世代流传，而那些辞采华丽，“骈四骊六”，洋洋洒洒，极尽雕琢之能事，但是思想却贫乏可笑的六朝骈文，却为后代人们所鄙弃。那个道理，就很值得我们寻味。

思想、生活、技巧，这些因素，它们彼此的关系，有点象血、肉、皮的关系。他们各有各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互相密切关联，去其一端，都影响整体。思想在这里起了主导的作用。如果思想水平低下，即使有一定的生活素材，即使有一定的写作技巧，也没法写出好作品。

磁石能够把周围的铁吸引过来，但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却不能发生这样的作用。在丰富的生活之中，靠什么来摄取题材，提炼题材呢？靠思想。

一个题材掌握在手里了，写作的时候，怎样加以剪裁，什么地方细致，什么地方简略，粗看起来好象是技巧功夫，其实不然，发挥了这样的选择作用的仍然是思想。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就在我们周围，看来不管思想水平高低，只要接触他们，就可以描绘他们了。其实不尽然。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英雄人物即使就在他眼前，他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只有思想达到一定水平的人，才能够识英雄，重英雄，了解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作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如果不能和英雄人物并驾齐驱，最少也得在若干程度上“望其项背”。如果距离远而又远，那么，“远人无目”，英雄人物在他们眼里也就

面目模糊了。

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词汇，看来该是技巧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了。但是一个作者，即使具有这样的条件，在他对事物没有深刻印象或者激起强烈感情的时候，这些丰富的词汇却完全可以在这样的作者脑子里处于冬眠状态、库藏状态，并不发挥作用。我们只要看看，平时不善讲话的人，在极端激动、欢乐、哀伤、愤怒的时候，可以讲出十分激烈的语言；而一个词汇原本比较丰富的人，在他并无真正感情，敷衍衍地讲话的时候，却只能说出干干巴巴，平板无味的言语，就可以想见思想状态和语言运用的关系了。王铁人由于有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铁的决心，才会讲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样的语言；大寨人由于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才会唱出“胸中有了大目标，千斤重担不弯腰”那样的诗歌。语言的运用，颇有点象喷泉，单有水，并不成其为喷泉，有了一定的压力作用，水才形成水柱，奔涌而出，出现了语言的喷泉。

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得以先进的思想贯串于整篇作品之中，“用一根思想的线去串起生活的珍珠”。外加地在作品中抄一段“社论语言”，而在其他段落却没有思想的光辉，并不能有力地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够好的作品，在写到人物思想交锋的时候，虽然也让正确思想占了上风，但是总觉得那种思想交锋并不是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语言独特，激动人心的。这正是作者思想水平高度不足在这些地方露出的破绽。

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产生它的土壤的时代。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不断地提高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水平，为共产主义的新事物鸣

锸开道，鞭挞、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只有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才能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不论卷帙如何浩繁的革命文学著作，从它的思想意义上来说，它都只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某一个课题，或者再加上若干副题，并不能宣传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种需要，象恩格斯所说的：“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但是我们写作任何作品，大的小的，却必须努力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深刻理解我们作品符合于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什么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题材是丰富多采的，主题也可以是丰富多采的。宣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固然是极其重要的主题，同时，宣传国际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宣传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务实态度，以至于宣传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宣传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幸福观、恋爱观，鞭挞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又何曾不可以成为主题？难道这不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因此，题材可以是多样的，主题也可以是多样的。让革命化来统帅多样化吧！让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统帅各种各样的主题吧！至于各种作品比例的调节，那由国家的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去管好了。

由于思想、生活、技巧虽彼此密切关联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常有一些人有重此轻彼的不良倾向。不重视思想的统帅作用，固然很不对，重视思想、生活而完全藐视技巧，也不对；重视技巧而忽视思想、生活，更简直可以叫做荒唐。在我们探索深入斗争生活，提高艺术技巧等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来强调思想的